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蔡中郎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葉寶書

蔡中郎集卷三

漢 蔡邕 撰

釋誨

閒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葢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

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盡亦回塗跂駕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也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

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孤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籔籔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顔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生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而徽隂萠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隂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隠天之高建緫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丕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

多士端委縉埏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闢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獮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禄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鬢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遂延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

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狥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胥靡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

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愼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𡈽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爍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而日陰食元首寛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氷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鼻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皇藎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因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葢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俯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

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

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春秋因魯取宋之姧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

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

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

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臨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

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

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

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
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
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
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也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
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别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

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
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
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有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

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

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

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葢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

其經曰主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秦建宫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冦利用禦冦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隂陽生物

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説傅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宫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剌舍大禮而狥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廢

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隂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吕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

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横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獵狁敵衝之舋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

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叅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律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葢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

並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歴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歴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且察近者三統已疏闊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二月

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令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

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葢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宫令謹門閭令曰門闈何也曰閹尹者内官也主宫室出入宫中宫中之門曰闈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令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别有騶故知六騶左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於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宫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水昏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令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説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説以

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悖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令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

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專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枯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灾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

為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葢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

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
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
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水菽為金麻為火
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細碎不合
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
故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
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

者轉誤遂以為叟嫂字女旁叟字從叟今皆以為叟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叟推之知是叟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正交論

闢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強與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

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人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

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

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屆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荊用次雲消席捲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遠之則齠齔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閑不遊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

能逮其意詩書易理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
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㝠口辨辭長而節之以禮度
安祥審固守持内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
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
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顔冉之
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
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
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

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羮之和久佐煎熬臠胾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踈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疾羸匍匐

拜寄不敢須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於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為頌曰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茲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於今園有甘棠别榦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於有先功匪榮伊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

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代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閒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

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貴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

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謇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𩕳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强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禄實有年數而居無蓄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
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
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
子蘧蒢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
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
屢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

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
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
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
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
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
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
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議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令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體天子諸侯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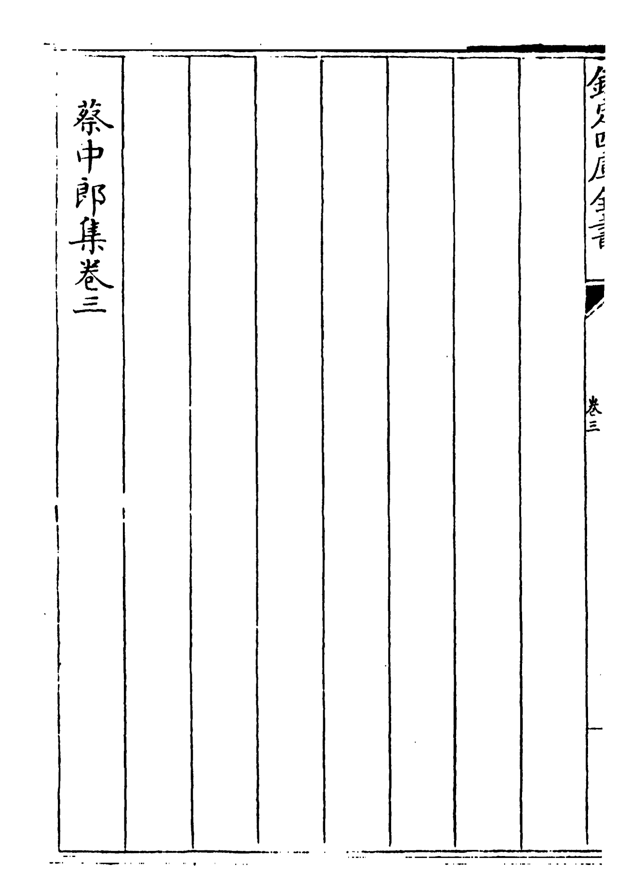
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以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蔡中郎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蔡中郎集卷四

漢 蔡邕 撰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

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馬槃踳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憎感歎兮愠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

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
塗之愎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蔥山
之嶢崤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廻峭峻以
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
冥廹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榛枯
兮被浣濯而羅布壐炎萸與臺菌兮緣層崖而結莖行
遊日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太河於北垠兮瞰洛
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

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汩以飈漏兮氣慄慄而厲凉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兮噎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慄秉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揔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

吴㮄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横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侠憤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徃乎京邑

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寛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覩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擾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廻軌兮復邦族以自

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别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惟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刄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

寠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雄荆雞兮鶩鷿鵜鶻鳩鷄兮鶉鷃鳩冠帶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熟地蝗兮蘆即且䗪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敝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
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
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揔畎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
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
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
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
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
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

憖遷有無既乃風飈蕭瑟勃馬並興陽侯沛以奔驚洪濤涌而沸騰顛秉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覷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性情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

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舉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堅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兎性情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勲叙五常

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博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而特處蹈通崖而往遊圖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麗樸

乃弁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奥妙抒心志之鬱滯

彈琴賦 一本作頌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别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彈碁賦

榮華灼爍蕚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邉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碁夸驚甙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敝六功無與儔

胡栗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揩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

以誕節兮凝育孽之綠英形猗猗以艷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蓄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頡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

氷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歧歧翩翩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結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燦燦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徳之弘懿藴作者之莫刋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畧而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隷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陣欝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烟嶄嵓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奥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飲馬長城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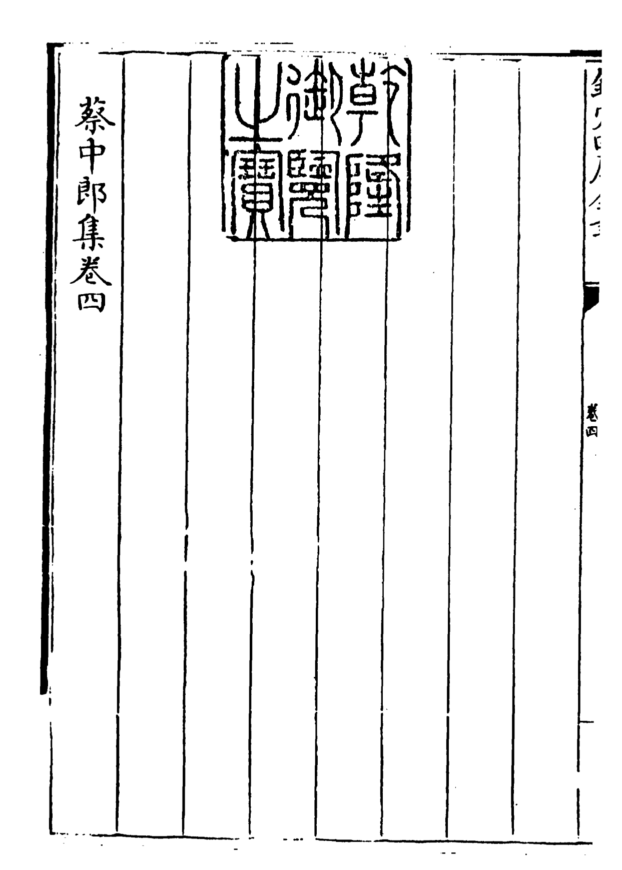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答元式詩

嗟余有行爰戾兹邦先道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彦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輯矣穆如清風

翠鳥詩

庭陬有若榴緑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揺揚縹青幸脱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蔡中郎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蔡中郎集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寳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葉寳書

蔡中郎集卷五

漢 蔡邕 撰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許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

功亶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寧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垂勲先生曰絶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

傒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絶倫大位未躋慭於
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髙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
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没顧命留葬
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𥙊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
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
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一
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
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彛倫

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曺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而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録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

銘曰峩峩崇岳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懐珍如何昊

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絶來者曷聞爻爻黄鳥爰集於棘

命不可贖哀有何極

陳太丘廟碑銘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

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

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實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

才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

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於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於皇先王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

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於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大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

德令聞丕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人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很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廹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

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葢於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

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畧舉首目具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塟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歎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

銜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洛度禮
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
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
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
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峩其高剛而無虐柔
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
斯進發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舍榮取辱涅而不

緇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超遡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夫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

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之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

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令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擷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播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上破前隊之衆殲二公之師

收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馮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厯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有六年方内乂安蠻夷率服廵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宫實始於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

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
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為大官丞来任濟
陽願見神宫追惟桑梓褒實之義用敢作頌頌曰赫矣
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
資黄孽作慝簒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發
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熙廼
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兹初基天命
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黄帝帝塟於橋山子孫咸以為氏漢興世以禮樂為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莱太守公禀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纎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為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

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為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為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御命之儀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於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讎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捲至

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兵作亂公遣
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
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為王卑君佚稱以奉使副指除佚
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為美談又值饉
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
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
妄出支擅出於是支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為常公
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

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止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之而捕得公以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齊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言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於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

桓帝同産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於禖帯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於静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榜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徴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雖非已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歳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會放狼籍不顧天網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

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
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為侍中公稱病辭
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
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
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見是非
而作速於察機巧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
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
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雖欲衆子羣

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為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於卒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效於斯為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邉營入掌機密歴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於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塟於某所三孤故

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録書於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岳之崇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輔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勲庸庶績既熈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不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頌

公諱𤣥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州相之孫東莱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於初紳高明卓異為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樸有折而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明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

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徃用免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為將作大匠為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回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稱拜光禄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為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

則有虎豹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兹可謂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赫矣橋父秉文握武内為宗幹出為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於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道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兹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衮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

之政終始為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刋銘莫遁斯聽寃而有靈萬億其盛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於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𤣥為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毗於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於

法罔敢不法憲於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室家
勛在方策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来二月丁丑遷
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於玉堂前廷乃制詔曰
其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三讓
然後受命公允廸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
率夫百辟媚於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

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克三事之由允備灾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叙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禄大夫玄為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

戮力開私悉心在公以盡為臣之節於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氷既乃碑表百代

黄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廹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為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

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奉使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羸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霆奮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於西疆百固氷散於塞上鮮卑賓服烽燧不舉睎事三年馬不帶鐵弓不出韔乃以吉金作兹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威烈銘曰帝命將軍秉兹黄

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

人士斯休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先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開於伐柯烈風雖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輿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荅州郡之命

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禄勲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閻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隂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爕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公六卿五蹈三堦受爵開

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
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
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瓌才逸秀并叅儲佐惟我下流二
三小臣纖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僚各以所審紀公
勲蹟刊石立銘以褫永懷銘曰天降純嘏篤生汞嘉俾
肖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尤執
丕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兹介
福履祚孔成為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

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為尚書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凜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葢以蹈騰餘蹤思髙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祛蒙蔽文其材素者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於時聖幼將入學皐公以温故知新

德宜師保乃以越騎校尉陟於先生之列帝坐巳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户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巳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為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謟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

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譔録所審言於碑乃申頌曰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岳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玆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啟爵土垂統末胄存榮以哀没而不泯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維司徒之孫太尉公

之胄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式建休勲起洪範公
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
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
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禄逮作御史
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
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路
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
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釆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

熈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袪禁式遏寇虐命公
再作光禄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嵩
嵩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民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
明折獄蔽罪於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
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
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戢之翊明其政時惟
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
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

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勲用授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於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

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
悉心畢力胥其祖武化洽羣心滭漫綿宇帝曰文烈朕
嘉君功為邑河渭建玆土封中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比
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
言令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
永世慕思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

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險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覽古今生而知之聞一睹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惟允簡於帝心智畧周密冠於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為政也寛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

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農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録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於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録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

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
漢興以来鼎臣元輔耋艾老成勲被萬世與禄終始未
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於位
天子悼惜羣后傷懐詔五官中郎将任崇奉册贈以太
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
絲帛含歛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䕶喪錢布賻賜率禮
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於洛陽塋故
吏濟隂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黄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

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

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惟恭夙夜

出納紹跡虞龍賦政於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

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

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勲格皇天澤洽后土封

建南藩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輅車雕驂四牡

修扈贊事上帝祗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

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畢整屬扶風曾宙頴州殷歴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覩憲法契濶文學睹皐陶之

闈闥探孔子之房奥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談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强記同乎富平周慎過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惟帝命公以二郡其為政也導人以德師物以已敦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悦其化

夫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黻纓縈而靡
係鞭朴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為威寛以為
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
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
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
於羣黎絫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恊大中於皇極
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
盈思中升降以順建封邑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禁祚

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策勲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祭與嘗禱列在喪位雖庶物戮力不愆於禮進睹墳塋几筵靈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勲刊之於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德伊朝后應期運作漢輔喜中興膏民庶澤洪渟亶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轔高

逵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後

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於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寛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内正機衡允釐其職丈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

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
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
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
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畝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
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
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
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
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於羣公入錄機

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止倖臣誅斃引公為尚書命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質帝晏駕推建

聖祠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録尚書事於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賔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莱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勤於吐握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兹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工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

光寵享黄耇之遐紀蹈明徳以保身與福禄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嵩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痒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勲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惟幼

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倫

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岳降靈於肅文恭應期誕生好是懿德柔

恵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於機密機密惟清守於

三邦三邦事寧越尹三卿百揆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

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蠢彼羣生保賴亶叙紹跡龍夷

繼軌山甫遭國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

曰文恭朕嘉君功爲邑安樂以祐其庸登位特進於異
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彰公拜稽首是對是揚謞謞惟
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憖是遺俾屏於皇
新廟奕奕於以烝嘗子子孫孫承嗣無疆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
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
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民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

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

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司空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葢周武王之穆晉唐

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

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代封赤泉侯嗣子業

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

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受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葢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授侍御史遷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禄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淡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廵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

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
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
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
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勑重遵禮度量材授任當
官而行不為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
鏤雕夙喪嫡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
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
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

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數聞於下昭升於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勲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至神氣絪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皇帝遣中謁者陳遂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陳導桓典蘭臺令史十人將羽林騎鉦車介士前後鼓吹以驃騎

將軍官屬及司空法駕與公卿尚書三臺以下塟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會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尚書三臺以下會如小祥之禮公之祖納忠於前朝以罹艱禍父隱約蟄瘁治家師導惟儉之尚公生值歎褊貧賄屢空手執勤役遠涉道里以修經術險阻艱難曷所不嘗特以其静則貞一審固動則不違則度含容覆載無競伊人謀無不忠言無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實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州

郎禮招莫之能屈委百里位辟公車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為帝師德為世表體尊名重階級彌崇而公處以恭遜行以固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驕吝之訓周公其猶病諸而公脫然以為行首不亦泰乎及其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言從計納亦不敢宣密誠潛功貽於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嗟乎誠為達事君之體得人臣之上儀者已公素不貴歸非不樂引美故雖彷彿猶不敢載以順公之雅初受封

自以功不副賞前後固辭章凡十上憂慍悄悄形於容色雖不克從情旨昭顯晚節為廷尉公曰昔在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而皐陶不與焉葢吝之也及為特進又曰惟漢重臣中興以來克稱斯位者其惟高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諸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孤彪銜恤永思綴輯所履以贊銘之銘曰赫赫烈侯卓爾超倫於惟楊公乃華降神故能明哲德亞聖人受茲介福位極人臣包羅五典本道根真為國之師誨上經文頻

歷鄉校五登鼎鉉建名著忠確越前賢攘災興化蝨蠹不臻風雨以時屢獲有年三葉宰相應祚於天臨晉是保子子孫孫億兆不窮如山之堅四時潔祀以承所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用慰顯寃

蔡中郎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蔡中郎集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朱衣

蔡中郎集卷六

漢 蔡邕 撰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冑也枝流葉布家於茲土文武繼踵世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莘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

文而察地理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
舉孝廉除郎中光禄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髙密令勤恤
民隠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官震肅饕餮風靡忠直
醜正恭事法宫帝念其勤屢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
遼將軍協徳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毋憂乞行服闋
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允詔休尚書僕
射令納言危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
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莅

任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登於上
丕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還台司位太尉補衮闕叙彝倫
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
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
平四年薨海内咨嗟莫不惻焉故吏頴川太守張溫等
相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銘勒顯於鍾
鼎清烈光於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
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録旣

文且武桓桓絡繹外則折衝内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圯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劉鎮南碑

君諱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君應期挺生瑰偉大度黄中通理愽物多識為郡功曹千里稱平上計吏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選拜刺史荆州永平元年十一月到官清風先驅莫不震肅奸宄改

節不仁引頸君乃頒愷悌流惠和慕唐叔之野棠思王
導之驅車賦政造次德化宣行俄而漢室大亂禍起蕭
牆賊臣專政豪雄虎爭縣邑閭里奸宄烟發州縣殘破
天下土崩四海大壞當是時也雖有孔翟之聖賢育賁
之勇勢無所措其智力君遇險而建畧遭難而發權掐
命英俊爰得驍雄謀臣武將合策明計出次北境遷屯
漢陰因滄浪以為隍即春欒以為墉南撫衡陽東綏淄
沂西靖巫山保乂四疆選才任良式序賢能簡將命卒

碁布星陳備要塞之戍八方之邊勸穡務農以田以漁稌粟紅腐年穀豐夥江湖之中無刦掠之寇沅湘之間無攘竊之民郡守令長冠帶章服府寺亭鄉崇棟高門皆如其舊當世知名輻輳而至四方襁負自遠若歸窮山幽谷於是為邦百工集趣機巧萬端器械變通利民無窮隣邦懷慕交揚益州盡遣驛使冠蓋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羣后有歸功之緒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即還州牧又遷安南將軍領州如故於時諸州或失土流播

或水潦沒害人民死喪百遺二三而君保完萬里至於滄海聖朝欽亮析圭授土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褒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議如三公上復遣左中郎將祝耽授節以增威重并督交揚二州委以東南惟君所裁雖周召授分陝之任不遠過也交州殊遠王塗未夷夷民歸附大小受命其郡縣長吏有缺皆來請之君權為選置以安荒裔輒別上聞齊桓遷邢封衛之義也武功既亢

廣開廱泮設俎豆陳罍彝親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民子弟受學之徒葢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誾誾如也雖洙泗之間學者所集方之無異也深愍末學遠本離實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剗浮辭芟除煩重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畢集充於州閭及延見武將文吏教令溫雅禮授優隆言不及軍旅之事辭不逮官曹之丈上論三墳八索之典下陳世教忠義之方內剛如秋霜外柔如春陽不伐其善不

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滋通可謂理道丕才命世希有者已仁者壽宜享期耇昊天不弔年六十有七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殞斃耕夫罷耜織女投杼老幼哀號若喪父母時道路艱險留殯州土轉移歸葬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欲共扶送至於鄉里南陽太守樂鄉亭侯旻思等言及志在州里者各發卒具送靈柩之資子授徵拜五官中郎將乃疏上請歸本縣葬見聽許大和二年塋於先塋於是臣故忻洽咸以為申伯韓侯之翼周室受

輅車乘馬玄衮赤舄之賜詩人詠功列於大雅至今不朽況乎將軍牧二州歷二紀功載王府賜命優備賴而生者毓子孕孫能不歌嘆乃作頌曰猗歟將軍膺期挺生桓桓其武温温其仁初翰千里允顯使臣幕府禮命集於北軍督齊禁旅如羆如熊眷然南顧綏我荆衡將軍之來民安物豐江湖交壤刑清國興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欲報之德胡不億年如何殂逝孤棄萬民鐫勒墓石以紀洪勲昭示来世垂芳後昆

朱公叔墓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敢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誡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向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

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
廸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
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膺汝祖
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謂篤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
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詒孔傷位
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
寶藏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宗爵位相襲列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於臨淮考曰實為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勲績尋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

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諍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時冀州凶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秉之為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

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

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

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

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於官天

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

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

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

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

先之德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於胡以國為氏臻乎漢興世載德不替舊勲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於二親養色寧意烝烝雍雍雖曾閔顏萊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已忠儉事施順恕公體

所安與衆共之驕吝不萌於内喜愠不形於外可謂無
競維人温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
年遭叔父憂以疾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
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
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
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
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
賫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

致詒君以手自緊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
報謝意氣精朗是日疾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
四十一天子憫悼詒使者王謙送壟以中牢具祠賜錢
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
艾沒有餘哀於是遐邇搢紳爰曁門人相與嘆述君德
追痛不置恒切情憭無不永懐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
民既邁賴兹頌聲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猗歟
懿德令聞有彰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維則文藝丕

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强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邁茲虐痾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太守胡公碑銘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為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每

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
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
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遣使者
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疋贈穀三千斛
儔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時陳留主簿高吉蔡軫等咸以
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願承清化
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絶望忉怛永慕乃相與衰絰
庭位號咷靈柩將窆申勑修儀疚在輿服寮位部引各

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歎息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於藐下國瞻仰後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其悴旻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烝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誠以迓曽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肝摧碎勤銘告哀傳千萬代

琅邪王傅蔡公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倉頡之精胤姬稷之末冑也昔叔度

文王之昭建侯於蔡以國氏焉迄於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侯徙於州來公族分遷氏家於圉奕葉載德常歷宮尹以逮於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幾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

徵拜博士舒演與秘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皐揚明德於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王庭忠讜著列令聞流行聖朝以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

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勲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於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旻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天縱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叅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没稱顯永遺令勲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勲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爰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内寬裕弘博含於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於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

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葢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灾眚仍發聖上詢咨師錫策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强禦不能奪

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賔享宴娱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此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矢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君

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崇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於以逍遥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邑閭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其先出自帝胄在皇唐蓋與四岳共業能禮於神舜命秩宗爰封於吕其裔吕

望佐周克殷俾侯齊國姓有姜氏即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潁陰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於兄弟有常棣之華蕚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外戶不閉治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睹之效然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

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
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
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起家拜犍為太守太中大夫先
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扳乎其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建安二
年四月辛巳卒於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
懷懼微言之欲絕感絕倫之盛事乃建碑於墓甄述景
行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

耽怡是寧恂恂善誘童冠来誠有熖其譽有煥其聲顯

顯羣公並如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國守此

玄靜綽乎其裕確乎其操疇昔洪崖雙名並高嗟乎殞

没搢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效勒銘金石彌遠益曜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

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為氏漢丈景之

際爰自南陽来家於戍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

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氣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為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大學知人審友茍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為楷式郡縣請名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遂止亦為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

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堦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大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

累乃鸞𣱼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輙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為禄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逺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叅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録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兹明哲允廸德譽如淵之清如玉

之素涸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忮窮迮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胄散逸其遷於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於

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緯鈎深極奥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於目所不睹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東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傅傅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秉謙執虚辭此三命不為利回不為義

疢臨寵審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
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
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
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戚朋徒相與大會而塟之鼎俎之
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冠蓋咸屆
既定而後罷焉於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
茲韞櫝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慺爾永思乃刊斯石
懿德是丕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啟哲心其學孔純經

緝是遵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閒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恵云載惟邦之楨按典考謚謚以玄文身没名彰配黔作隣遺譽罔極丕昭億年嗚呼哀哉

處士圈叔則銘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圈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歷部纖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

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藪稼穡孔勤童蒙

來求彪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

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舉至孝恥已處

而復出若有初而無終潔耿介於丘園慕七人之遺風

年七十有五建寧二年六月卒臨没顧命曰知我者其

蔡邕乃爲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永有諷誦於先生

之德其辭曰民之齊敏卓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靈

術有玄妙於時游情閑道睹異惕然若驚守死善操與

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恒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恒動於是祈農又頒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

牖鄉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為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為尚書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名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徃烈有常於里同監爰暨邦人僉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

顧斯社於我兆民明徳惟馨其慶聿彰自𣴎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勲既立錫兹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刋銘金石永世不忘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

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氷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榖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户齊氓用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為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麴遂

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强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漑之於畞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秔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畞畝黄潦

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釀烝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國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軨四牡承祀烝嘗多士時貢徭役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險息同體諸舊兆氓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九疑山銘

巖巖九疑峻極於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於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師錫帝世尭乃受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焦君賛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遅偃息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衮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獲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兹舊德恨伊學士將何法則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彦蒙初建斯域則且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祠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於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

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為神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尩瘵者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輙顛踣故知至德之

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祭祀祗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闗民慕尹喜之風乃㑹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玄石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戴華笠奮金鈴揮羽旗曳霓旌

懽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發丹情存墓冢

舒哀聲遺烏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饍進甘香陳時傾顧馨明禋匡流祉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光景福耀無垠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誥

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别封於黄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為美談初都尉君娶於故豫州刺史即黄君

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
童紀未齓而天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
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
緐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禄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
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曁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
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爰兹介福於我夫人自郡
尉仕於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
餘載其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

館者盖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
祚心耽其榮體安其玄遠圖長慮用遺舊居欲留此焉
康寧之時亟以為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於
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於洛陽左
池里舍公銜哀悼祗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
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舜帝沒於蒼梧殯
於虞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即兆於九疑延陵季子實惟
吳人長子道終卜塋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寬氣

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往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
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
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為辭
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舉
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翌日己酉塟我夫人黄氏及陳
留太守碩於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
侍謁者李納弔且送塟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再以
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於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

侍勾陽子肅等二十三人思舊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為神語乃申頌曰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王國氏建至於近祖亦降於漢天祚明德福禄流衍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耄耋用永蕃孌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厝兹洛濵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

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絫姙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煒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次曰寧稺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寧舉茂才葉令京令為議郎季以高第為侍

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邕早即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濶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具聞月祔於太夫人窀穸於玆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惜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闇誨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夜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

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
良失延年之報祜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
結以含愁尋脩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
夭心傷悴以自憂曁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
沒而中慼遂大漸兮速流疾䃍䃍而日遘氣微微以長
浮銷精䰟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
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䰟䰟之有依潛幽室之
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俎遡其彌遲顧

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邈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睹文感義采石於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

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貞性
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温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
四體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
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為謀憲自公歴據
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
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
婦妾無捁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禄之豐報
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宫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

永懿等追想定省尊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於穆母氏其徳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脩宣慈恵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滮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虚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寃氣飄飄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曽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止增悲投涕歔欷共叙赫姿乃為誄曰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淑慎其止於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釐絲枲多才多藝於何不有休譽邈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實明虔恭事幾契濶中饋敦此婉順疾彼攸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轂於赫崔

君膺兹祉禄夫人有胥翼此清淑仁風温潤義恵優渥推恩中外施浹疏族食不兼膳服不纖縠以儉為榮以奢為辱堂堂其胥惟世之良於其令母受兹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隮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兹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

年黃耇無疆昊天不弔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惛傷

惙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哉於

是孝子長吁氣絶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

忍弔遺孤尋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哀哉既殯神柩薄

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喪主瘠羸哀哀情兮

長慕涕兮無晞行旅揮涕千里於咨乃謀卜筮言考其

良建彼兆域於時翳薉冥冥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

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弭忘日

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質士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閒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撿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顒儉節用免咎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為

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冠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於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因悴而傷懷如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維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

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作哀讚書之於碑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懼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即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於濟陰夫人寢疾縈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

臨此氣絶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緷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於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憏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黄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閟其無門舁柩在茲兮不知寬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憏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

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内遷於兹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恵和允恭博敏惻隠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沉静寡欲不求榮禄是以豐於天爵薄於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禄奉烝嘗之祀尋原祚之所

由而至於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隂德之陽報乃於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於惟我考允廸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刋名金石流於罔極

袁滿來碑銘

茂德休行曰袁滿来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齓在孰明習易學從誨如流

遇目能成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偉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惟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
角犀豐盈光潤玉顔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
思所生雖成人之徳無以加焉禀命不長夙罹凶災年
七嵗建寧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娣孔懐感𥜥褓
之親愛憐連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
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
曰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智之性
與體俱生聞言斯識睹物知名傳者太勤受誨則成柔

和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懟喜不驕盈當受福永為光為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惜繁華之方熾兮望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夭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祖乎靈兆兮庶神䰟之斯寧哀慘戚以流涕兮念玉質之不呈顧永懷於不朽兮乃託辭於斯銘

蔡中郎集卷六